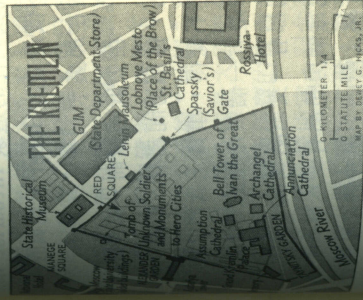




仁愛校友楊健志醫師主筆
長庚校友徐坤賜大夫補充

下了飛機，楊醫師第一個踏進機場的土地及通過海關，第一個印象是，機場內顯得有點暗，因為是第一次到共產國家（我們是第一次出國呢！），而且海關是由阿兵哥在看守，自然覺得緊張起來了，負責的士兵們表情嚴肅，每一人他們都要看個兩三次到四五次，再問一些問題，諸如“來作什麼”？“什麼名字”“機票拿出來”等，都用英文，倒還可以溝通，而且除此以外，倒不嚴格，檢查行李時，也是很簡單，一點也不刁難的樣子，這點倒讓大家覺得比較輕鬆，而不像剛才那麼緊張了，在機場內就有不少接待人員，但是很奇怪的，那些

• 195 •



MOSCOW

紅心之旅

記莫斯科世界心臟學大會

經過 31.5 個小時的飛行及轉機，才從台北經香港、曼谷、巴黎而到達蘇俄的首都——莫斯科。

接待人員中，有的並不會講英文，而須另外叫會英文的與我們交談。出海關的地方，也還另外設幾個專門辦理心臟大會的參加人員的檢查關卡，讓我們覺得很親切，不過由於該國的辦事效率比較差，在機場就深深的體會到了，排隊排得很長，辦事人員也是慢慢的，難怪一下機，丁農會長就跟我們說，在這裏，要忍耐與堅定。

派來接我們去旅社的遊覽車來了，司機先生不會講英文，從他開始，我們感受到“英文在此無用”的無力感，而且這種感覺到後來又更深刻的體會到，相對的，我們自己就感覺得到自己的英文變成很好，因為你很難找到英文比你強的俄國人，所以也就很難溝通。大致說起來，英文可能用得上的場合，是大飯店的櫃台，心臟大會的接待站，導遊人員，其他的場合實在會到處碰壁。俄文是十世紀時由希臘僧侶依據希臘字母創造的，因此與英文多少有所不同，出國前，雖然學了一點點，但只是唸得出來不知道意思，就更聽不懂。

M

莫斯科是蘇俄的心臟，她是一座古蹟，保留得很好，街道很乾淨，風景很漂亮的一個大都市，人口有850萬，美術館與博物館有150多家。在大都市之內，她的乾淨是排在很前面的，但是此市特別的蒲公英，在這個季節，它所長出來的棉絮狀的東西，飄滿了整個的莫斯科市，隨時都有被我們吸入的可能，假如是對它過敏的人，每年到這種季節，一定很難過。而且光憑這點，它是否能夠依誰排在前幾名，實在大有問題。

初到此市，陸續有人流鼻血，這是空氣太乾燥的關係，一些有經驗的人要我們多喝水，而此處在吃的方面，唯一覺得比國內方便的地方，就是



徐醫生在中華民國報到處

：自來水可以生吃，我就大大的利用這點，以後就不會再流血鼻了。

吃飯，實在是一個大問題，大到讓我們幾乎有“想回家”的衝動。因為幾乎此處所有人都上下班班的，因此作起事來也就沒有衝勁，進了餐廳，他也不理你，在如此一家大Hotel內，加上英文不太通，害我們繞了一大圈，才找到可以吃晚餐的地方。每個侍者有固定的幾桌，別桌的他絕對不理，而且他自己的桌中，必定依照來的先後次序，在完全應付好一桌以後他才會來理你，同樣的，把你完全處理妥當以後，他才會去料理別桌的客人，所以，等上半個小時才有人理你的現象，是不稀罕的，吃一頓飯一個半到兩小時，也是當然的（指晚餐）。大概也是因為這樣，晚餐時，都有熱門合唱團在演唱，而且也歡迎客人下去跳舞。

至於早餐、午餐也在同一地方吃，規定是自助方式，就方便多了，自己拿喜歡吃的東西，早餐2個盧布（約110元台幣），午餐5個盧布（275元台幣）但在大飯店，這樣其實不算貴，晚餐看你怎麼叫，其實3盧布也可以吃，據說有人吃了4千多台幣，是回台以後，才從報紙上看來的，這點就不知到底是誰在那裏吃的了。

此處的建築大概可以說是兩大類：新的和舊的。舊的就是些美術館、博物館等，新的是一些現代大飯店

及新加坡式的國民住宅，也就是每一棟都很大，房間很多，可以容納很多老百姓居住，大飯店也全都是國營的。但是似乎他們的老百姓不能隨便自由出入，外觀看起來還很不錯，但是裏面的房間都很小，至於內部的陳設，實在不足以稱為大飯店，一個房間一天約5200元台幣，事實上，那樣水準在台灣大概是600元左右吧，據說我們住的這家Intourist Hotel是全俄最貴的Hotel，說真的，不知它貴在那裏？

在去俄國以前，都會聽說Hotel內，每個房間都有人監聽，這一點倒是不覺得，事實上我們也無從查知，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管理法，每個房間都有一支電話及電話號碼，管理員說每個房間都有一本電話簿，可放著打給各房間，而我們都沒有找到那本電話簿，甚至總機是幾號，你也不知道，住在那邊一星期，從來就沒有聽過電話響過，而且也沒有用過電話，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一到Hotel，分發房間時，只有呂鴻基教授有想到要把每個人的房間號碼記下來，結果，雖然26個人都住在同一樓，而且是連號，但是，大概除呂教授等極少數人以外，是大家都不知道誰住在那個房間，實在也一樣不可思議。

Hotel內，boy們實在不好意思稱他們為boy了，因為年齡上大概平

藝術節目相差太遠了，難怪當初范園焱義士投奔過來的時候，看不慣我們的電視節目，太豪華太奢侈了。

大概也是因為他們就是這麼注重體育及藝術活動，因此他們的這類的表現不差，像芭蕾舞、民謠合唱團的演唱，及隨便某一個教堂的彌撒中的聖詩班，水準實在高。此外，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似乎也不錯。以前我們一直想不通，這種國家怎會有這麼高的藝術水準，這次來此，才至少知道一些。還有，他們常常會把一個很有名望的文學家、藝術家，以他們的身體作雕像而成廣場，或以其名而命名為博物館或美術館，當然這些也可帶動人民對其崇拜與效法，因而帶動其水準。

S

來此之前，就由雜誌知道，莫斯科擁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地下鐵路，每一個地下鐵的車站都是用大理石蓋好的，而且雕刻得龍飛鳳舞，甚至有一座座的人物像就刻在牆邊，實在不簡單，而且票價真便宜，只須約新台幣2.7元，就可以一直搭車，只要你不想出來，你可以待他整天。市中心那個大站，有三條路線經過，因此，最深的那條，幾達150公尺之深，而載客升降梯約呈60°的角度，載送的速度又快，據統計每天約有100萬人次搭地下鐵。似乎有人說，戰爭的時候，全市市民可以全部容納進去，一方面避寒，一方面可以積極備戰及作戰，不由得覺得其城府之深。此外，地下鐵是不准照像的，我不知就裏，就照了四張，只覺得有婦女以很大的聲音在說話，原來是在說我，因不懂俄語，挨罵了也不知道呢！

曾經參觀了一座心臟外科的醫院，我個人的興趣當然在檢查方面，得知，心導管是由外科醫師來作，機械方面，除了導管的管子本身以外，其他東西包括心臟超音波檢查器，心導



管的X光機，攝影機、電腦分析儀、看片機……等，可以想到的東西，幾乎都是外國製造的，這樣子不免讓人覺得，他們的儀器似乎並不怎麼能自己製造，難道是不注重嗎？招待我們參觀的人曾回答說，他們既是社會主義，因此住房子不要錢，生病看病住院也不要錢。此處比較注重的是保健工作，而照顧病患方面，似乎比起咱們國內還差，也許因為看病不要錢，因此小病都較能及早治好，大病也較能及早發現，不管怎樣，假如看病都不要錢的話，對國家固然是一大負擔，對老百姓可是一大福音呢！

此處的道路，從機場到莫市的路還不錯的樣子，但是有一天我們到市郊外42公里的zagorsk市去參觀的路上，司機先生只按了一次喇叭，回來也是只有一次，而那一條路就是高速公路，但其格局看起來，只與國內的省公路差不多，甚至還有所不及，

在去zagorsk的路上看到的，很多是綠油油的一片或是森林，偶有一些牛在吃草，但是沒有看到農人在種植，也許那一片只是牧草區，但是，再想一想，一則此處種植的時間只有短短的4~6個月，能種多少東西實在有限，廣大的西伯利亞的農業也是有問題，固然有他們號稱“穀倉”的烏克蘭共和國為其聯邦之一，二則其人口也算相當多，因此，要是打起仗來，他究竟能維持多久的糧食，實在大有問題，而且他每年都要從美國輸入大量的糧食，除非他能夠突破美國的封鎖，而獲得從別的國家輸入的大量糧食，不然，單就吃的問題就可把他打垮。

再說武器方面，最近這幾年來，大家都說他在質量方面都超過美國，不過從最近的戰事看來，他已投下20萬大軍在阿富汗而仍然不能很有效的控制游擊隊與反共軍，而阿富汗本身又不像越南那麼多的森林，反而是光禿禿的比較多。而且他所支援的敘利亞、巴游，在這一次的以色列大軍進攻的表現可看出來，實在不堪由美國所供應的以軍之一擊，尤其飛機方面是73比1，大砲、坦克方面也是慘不忍睹，而敘軍方面也請俄支援，但俄方只是口頭上、道義上喊一喊，實



莫斯科大學入學甄試

上看到的，很多是森林，偶有一些牛看到農人在種植，草區，但是，再種的時間只有短能種多少東西實在利亞的農業也是有號稱“穀倉”的島邦之一，二則其此，要是打起仗來，久的糧食，實在大年都要從美國輸入他能夠突破美國的的國家輸入的大量吃的問題就可把他

了！
另外，就其老百姓的立場而言，在善善之區的莫斯科，他們的老便看到一位去莫市訪問（不官方、商人、或是什麼理由……）的外國人，不管是吃、住、比他們好的話，難道心理上，會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一位曾經在日本東京的俄人聊天，他問莫新我，我說很美，但是生活水準比多，他似乎覺得不可思議，說，台北的生活水準已不在東京下了，他才有個概念到底多高，相這一次交談，對他多少有點刺激吧！

根據這幾點觀察，到底這個國家真的很強。甚至自認為第一強國的讓我懷疑，長庚的吳德朗副說“他們強的程度，實在令人懷疑，是不是制度的關係，使得百姓們很認真，不會很有效率的去作？如他們作事的效率有美國那麼好的，那一定在好早以前就是世界第一了”。

除了上述蘇俄是否強大讓人懷疑，自由的程度不妨談一下，有幾位國醫生說，喜歡旅遊的美國人，很人願意到蘇俄來，固然藝術上、古社有不少可看的東西，但一則語言不通，二則無法隨心所欲的到各地，把美國人的心擋在外面了，不這些去過中國大陸的美國醫生說，中國大陸比蘇俄更不自由，管的更限制得更多。不過，這次我們在，因為與會人士都別上參加大會，證，因此，在行動上，似乎也別有感覺到有限制的感覺，而治安方面，我想是很多國家比不上的地方，走在街上，不必擔心會有人來搶東

西、騙東西或偷東西，這點實在讓人稱讚，但是，有一點，那就是應召女郎或阻街女郎，似乎不很少，同行的有不少人曾經遇到過，但據我所知，都沒有人去碰，而Hotel內，每層的管理人，似乎都可以幫客人叫“貨”，價錢可能是每晚100塊美金。

該國號稱沒有乞丐而引以為傲，但在zagorsk市的時候，在某一個教堂外，有“一批”老婦人，就在教堂門口向觀光客要錢，因此，這點我也覺得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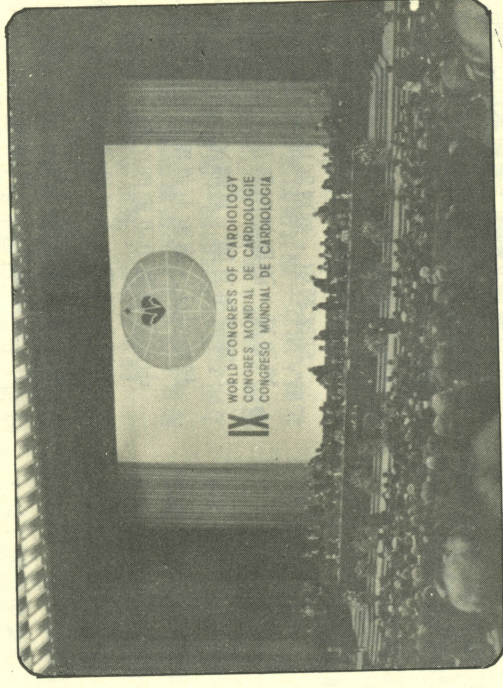
但他們信教的虔誠的程度，實在讓人感動，在彌撒的過程中，她們頻頻跪下去，甚至把頭碰到地上，久久不起身，聖號一直作，的確是很虔誠的樣子。不過，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正是因為民間的生活太苦，信教的人，自然會把苦楚，希望都交給上帝，因而信的更誠吧？

望彌撒時，可看得出來，此處婦女比較沒有地位，婦女是不准上聖壇的，只能站在台下，一直站著或跪著的，而且似乎每位（尤其中年以上）頭

人種方面，書上有寫，她有130種民族，因此面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像在zagorsk時，尤其教堂內的婦女，幾乎沒有超過155公分的樣子，尤其年老的。一般而論，俄國的小姐，甚至小時候就很漂亮了，但是到中年以後，或是懷孕生小孩以後，身材一下子就胖起來，而且大部份是胖得不像話，因此有位英國來的醫生說，像她們這麼胖，心臟病應該很多，但是從來沒有看到該國有關這方面的報導。記得，就要出國前，從報紙上看到，計俄國的離婚率越來越高，不知道是不是與她們婚後的身材變成那麼臃腫有關係？

在這個國家，可以看出來，當警察及當兵的人，看起來很神氣，除了服裝作得不錯以外，士氣似乎也不錯，尤其警察，不知是否經過調查和挑選，似乎個個都是紅臉的，看起來確實有精神的樣子。

許多的場合，如託運搬行李、住宿都不必小費，這點也覺得不錯。要離開莫市時，在海關，對於行李的檢



心臟學大會會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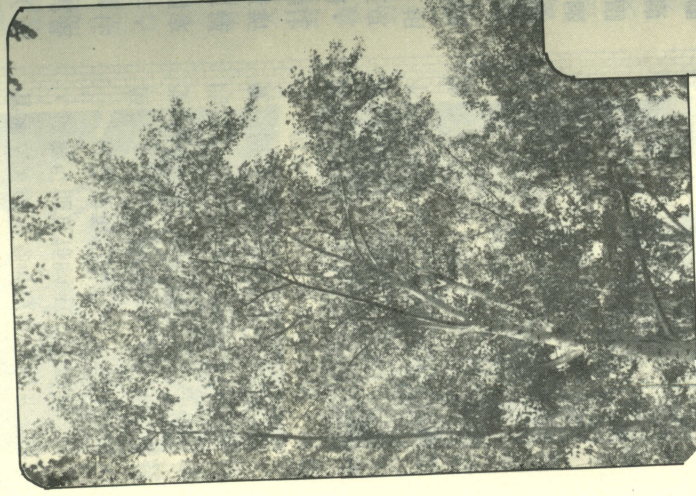
上都包著頭巾，領聖體時也只是向前摸（或吻）十字架而已。在此要順便一提的是，他們的十字架，其實有點不能算是十字，因為它是平的形狀，也就是在十字架中間最長的直條上，其上下各加上一條橫板，原來是，上條是寫上“這是以色列王”，而下條是讓耶穌雙腳踩著的板，這點與我們所看到的實在差很多。

查，實在簡單而輕鬆得讓人出乎意料之外，幾乎都沒有什麼檢查，可能是因為要搭機的人，都是參加心臟大會的關係，而為了讓別國人士有好的印象，而才如此簡單吧？不過，檢查行李不嚴，對於人，則相當嚴的樣子，一張護照，要對上三次、五次，再訊問你的來處去處、姓名等。原來，聽說有過外國人到俄以後，假稱遺失護

照，而在重新申請時，將另外一位俄國人的照片貼上去，因而魚目混珠的將這位俄國人偷偷的運去而逃離俄國。所以感覺上，他們好像“不怕劫機，而怕劫人”的樣子。

OW

最後，談到我們倆此行的目的——是去參加第九屆世界心臟大會，它每四年舉行一次，這次由俄國主辦，一行26人包括19位心臟科醫生及7位家屬，會期一共7天，不過第一天只有下午的開幕式及觀賞芭蕾舞劇（6月20日），從6月21到26日中，我選擇了幾個比較有興趣的題目去聽：如心臟衰竭的治療，似乎沒有很特別的新東西，反正是利尿劑及毛地黃和血管擴張劑使用。風濕熱及風濕性心臟病方面研究的方針已經進入到免疫方面的檢查了，因此檢驗室的設備的加強實在很有必要。外太空的心臟——這方面的研究似乎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我們當然沒有能力作。人工心臟——人工作好的心臟作動物實驗，把它換到動物身上，已經可以活到半年了，這方面還正在繼續進步中，而且沒有什麼排斥現象，若作得好，實在也是一大福音。而且我們國內要採用的話，也是相當簡便，我是以一篇在台大作研究員時，所發表的“法洛氏四合併症之心室中隔缺損，及其臨床表徵”一篇，被接受並且刊載於摘要第二冊，第199頁的第717篇。此外，由於明年就要在台北舉行亞太地區的心臟學會，因此在莫斯科也稍微加強一下，亞太地區的幾個小兒心臟的頭先開了一次會，再接著，亞太地區的心臟會的頭再開一次，另外明年在台北時，大約65個世界心臟學會的會員國的代表，每國將有2名也會同時到達，因此，我們在此的目的，也是廣作公共關係，尤其是亞太地區的，認識了菲、新加坡、泰、日、港、紐西蘭、澳洲、印度……的一



遍植菜城的蒲公英

